



超值畅销书双语彩色插图本

中英对照 彩色插图 难词解释



Gulliver's Travels
格列佛游记

[英] 乔纳森·斯威夫特 著
马永波 译

小人国和大人国的故事

目录

第一部分 小人国	1
第一章	1
第二章	8
第三章	14
第四章	20
第五章	23
第六章	27
第七章	35
第八章	40
第二部分 大人国	45
第一章	45
第二章	53
第三章	58
第四章	65
第五章	68
第六章	75
第七章	81
第八章	85

第一部分 小人国

第一章

作者叙述自己的家世及最初出行的动机。在海上他遭遇海难，泅水逃生，在小人国利立浦特安全登陆。被当做囚徒，押解到境内。

我父亲在诺丁汉郡有一块小田产；我在五个男孩中排行第三。我十四岁那年，父亲送我去剑桥大学的依曼努尔学院，在那里读了三年。我一心扑在功课上，但是维持我的开销（虽然我的零用钱非常节省）对于一个收入拮据的家庭来说是过于沉重了。于是我就去给伦敦著名的外科医生詹姆斯·贝茨先生当了学徒，我跟着他学习了四年。我父亲时不时地给我寄来数目很小的款子，我把它们用在了学习航海以及数学方面，这些学科对有志航行的人很有用处，我始终相信我总会有时来运转的一天。当我离开贝茨先生的时候，我去见了我的父亲。在他和约翰叔叔以及其他亲属的帮助下，我弄到了四十英镑，家里人还答应每年给我三十英镑，让我去莱顿就学。我在那里学了两年零七个月的医学，了解到这对长途航海非常有用。

从莱顿回来后不久，我的恩师贝茨先生举荐我到“燕子号”商船上当了外科医生，指挥那艘船的是亚伯拉罕·潘奈尔船长。我在船上干了三年半，曾几次航行到利凡特及其他地方。回航后，我决心在伦敦定居下来，我的老师贝茨先生经常鼓励我，又把我介绍给几个病人。我租下了老朱瑞街一座房子的一些房间；接受了大家的建议，为了改变生活条件，我娶了新门街做袜子、内衣生意的埃德蒙·伯顿先生的二女儿玛丽·伯顿为妻，得到了四百英镑的嫁妆。

然而，两年后，我的恩师贝茨去世了，我的朋友很少，我的生意开始衰落，我的良知又不允许我像我的那些同学那样胡来。因此，和我的妻子，还有几个熟人商议过之后，我决定再次出海。我连续出任过两艘船的外科医生，做过几次航行，工作了六年，先后到过东印度和西印度，这样，我积攒了一些财富。我把余暇消磨在阅读古今最好的作家的作品上面，我总能得到很多的书看。每在一处海岸登陆，我

就观察当地的风俗、人情，也学习他们的语言，因为我记性好，学得很快。

这些航行的最后结果证明并非幸运，我厌倦了大海，想和妻子、家人呆在家里。我从老朱瑞街搬到了脚镣巷，从那里又搬到了瓦平，希望能在海员帮里谋点生计，结果还是没有指望。在三年期待事情好转落空之后，我接受了“羚羊号”船长威廉·普里查德待遇优厚的邀请，他正计划去南海航行。一六九九年五月四日，我们从布里斯托扬帆起航，我们的航行起初非常顺利。

出于某种原因，用我们在大海上航行的细节来折磨读者是不恰当的，告诉读者下面的情况也就足够了。在我们航往东印度的途中，一阵强风暴把我们驱赶到凡迪门兰的西北方。凭借观测，我们发现自己南纬三十度零二分的地方。我们有十二名船员由于劳累过度 and 缺乏食品而死，其他人的情况也十分不妙。十一月五日，那一带地区刚刚是初夏季节，天气多雾，海员们望到有一块礁石，位于离船不到五十寻的前方，但是风势如此猛烈，把我们吹向那块礁石，船撞在上面裂开了。连我在内的六个船员把救生艇放到海里，奋力脱离了礁石和沉船。据我计算，我们划了大约有三里格远，我们再也划不动了，因为在在大船上时我们就已经精疲力尽了。于是我们只好听任风浪的摆布，大约半小时后，小船被北方一阵突来的浪头打翻。和我同船的人，逃上礁石或者留在大船上的人命运如何，我不得而知，但可以断定他们全部消失了。至于我自己，我听天由命地喝着水，被风和潮汐推动着向前。我不时沉下腿，但总是够不到底。当我几乎完蛋，无力再挣扎时，却发现水深已经没不过我了。这时，风暴也缓和了许多。水底的坡度很小，我走了接近半里才上到岸上，我推测那时是晚上八点钟的样子。然后我又前进了接近半里，但是找不到任何房屋和居民的迹象，至少当时我是如此虚弱，没有看到。我疲倦极了，加之天气炎热，离开船时我还喝了半品脱的白兰地，我发现自己就要睡着了。我躺在草上，草很短，软软的，睡得比我记忆中任何时候都更甜甜。我推断，睡了有九个小时以上。因为醒来时，天刚放亮。我试图站起来，但是

不能动弹，我仰面躺着，发现我的手脚都被牢牢地缚在了地上。我的头发又长又密，也被同样地缚着。此外我还发现从腋窝到大腿，都有几根纤细的带子横绑着。我只能向上看，太阳开始变得灼热，阳光刺着我的眼睛。这时，我听到身边一阵喧闹，但是以我所躺的姿势。除了天空我什么都看不见。不久，我感觉到有什么活物沿着我的左腿移动，轻轻越过我的胸部，几乎来到了我的下巴那里。我尽可能地垂下眼睛，我看到那是个不足六英寸高的小人，手里拿着弓箭，背上挂着箭袋。与此同时，我感觉至少还有四十个同样的东西（我推测）跟随着第一个爬到我身上来。我吃惊极了，大叫一声，叫声如此响亮，把他们吓得都跑了回去，后来有人告诉我，他们中有的因为从我身上跳到地下而受了伤。然而，他们不久就回来了，其中一个，冒险走到近得能看到我整个脸的地方，他抬起两手，赞赏地注视着我，以尖锐而清晰的声音喊道：“海琴纳·带古尔。”其他人跟着把这句话重复了几遍，但我那时还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读者能够相信，我一直这样躺着是非常不舒服的，最后终于挣扎起来，我幸运地挣断了绳索，拔出了把我的左臂固定在地上的木桩。我把它举到我的面前，发现了他们用来捆绑我的方法，与此同时，我猛地一拉，虽然十分疼痛，却把左边捆绑我头发的绳索挣松了一点，这样我刚好能把头转动两英寸左右。可是那些活物再次逃逸开去，我没有抓住他们。他们一同尖声叫喊，叫声平息之后，我听到他们中的一个大声高呼“托尔戈·奉纳克”，一瞬间，我感觉有上百支箭射中了我的左手，像许多的小针扎着我，此外，他们还向空中射了一阵，就如同我们在欧洲实行轰炸一样，我推测有许多箭落在了我的身体上（尽管我感觉不到），有的落在我脸上，我马上用左手把脸遮住。当这阵箭雨过去，我悲哀而痛苦地呻吟起来，然后再次挣扎着要挣脱，他们马上发射了比先前更长的箭，有些人还企图用矛戳我的两肋。可幸运的是，我穿了牛皮背心，他们刺不透。我想最稳妥的办法是躺着不动，我计划这样坚持到夜晚降临，那时，我的左手已经应该挣脱了，我可以轻易地解放自己。至于那些本地的居民，我有理由相信我能敌得过他们能召集起的最强的大军，如果他

们都和我看见的那个一样大小。但是命运对我另有安排。当这些人们察觉到我安静下来，他们就停止了放箭。然而，凭着不断增大的喧闹声，我知道他们的数量更多了。而距离我大约四码远，正对着我的右耳，我听到一种敲击声持续了一个多小时，仿佛人们正在工作一般。我把头转向那个方向，在木桩和绳索许可的范围内，我看见一个台子竖了起来，距离地面大约有一英尺半高，能够容纳四个小人，有两三架梯子可供攀登。在这个台子上，一个似乎地位显要的人对我做了一通长长的演说，我连一个音节都没有听懂。但是我应该提到过，在这个大人物开始发表演说之前，他接连高呼了三声“兰格罗·德胡尔·桑”（这些话和前面提到的话一样，后来都重新说给我听并做了解释）。他一喊完，马上有大约五十个小人奔过来，砍断了绑住我脑袋左侧的绳索，使我能够自由地把头转向右方，能看到那个要演说的人的身影和姿势。

他似乎是中年人，比陪伴他的其他三个小人都要高一些，其中一个像是个侍者，在他后面举着他的衣裳后襟，似乎只比我的中指略高一点，另外两个站在他的两侧扶着他。他的行为举止完全符合演说家的气派，我可以观察到里面充满了威胁、许诺、怜悯和友善。我回答了几句，却以最恭顺的态度，向太阳抬起我的左手和眼睛，仿佛要以它为证一般。在离开船之前我已经好几个小时没有吃东西了，快要饿坏了，我发现生理的要求如此强烈，以致我忍不住表现出了不耐烦（也许有悖礼仪），我频繁地把手指放在嘴上，表示我想要食物。那位“赫果”（后来我才知道，他们这么称呼一位大老爷）非常理解我，他从台子上下来，命人把那几架梯子搬到我的身旁，有一百个小人爬上梯子，向我的嘴边走来，携带着装满肉的篮子；这都是国王刚接到我到来的消息，命人准备好的。我看到篮子里有几种动物的肉，但无法凭滋味分辨出是什么。有样子像羊的前肘、腿和腰肉，烹调得很不错，但却比云雀的翅膀还小。我一口就吃下了两三个，一次吞下三块面包，每块大约有步枪子弹那么大。

他们尽可能快地供应给我，对我的胃口表现出万般惊奇。然后我做手势说我想喝水。他们凭我的吃相发现少量的水满足不了我，作为足智多谋的族类，他们极其聪明地把他们最大的一个桶吊起来，把它滚到我的手边，并打开了盖子。我一口气把它喝干了，这很容易，因为它几乎只能装半品脱，味道尝起来像勃艮地的淡味酒，但要美味得多。他们又给我运来了一桶，我以同样的方式把它喝光了，做手势还要喝，但是他们供应不起了。在我表演这样的奇迹时，他们欢呼着，在我的胸脯上跳舞，像他们一开始那样重复地喊着，“海琴纳·带古尔”。他们向我示意，让我把那两只大桶抛下来，但首先警告下面的人站开一些，大声叫喊着，“博拉克·米沃拉”，当他们看见酒桶飞在空中，他们一齐叫喊着“海琴纳·带古尔”。我承认，当他们在我的身体上来来往往时，我总是忍不住想把最先能被我手掌所及的四五十个人一把抓住，把他们猛摔在地上。但是想起我刚才所受痛苦，那也许还不是他们最厉害的招数，以及我对他们所做的承诺（我如此解释我对他们的顺从），都使我打消了念头。此外，我现在认为，既然这些人如此慷慨大方地招待我，我也应该以做客的礼节来约束自己。然而，在我心里，我又不免得惊奇这些小东西竟然如此勇敢无畏，在我的一只手能自由活动的时候，还敢冒险攀缘到我身上，在我身上走来走去，没有因为看到我是这么个庞然大物而战战兢兢。过了一段时间，他们看到我不再要肉吃了，一个皇帝派来的大官就出现在我面前。这位钦差大臣从我的右小腿爬上来，走到我的脸上，带着有大约十二三个随从。他拿出盖着玉玺的圣旨，举到我的眼前，宣读了大约有十分钟，没有任何愤怒的迹象，却带着某种坚定，还不时地指指前方，我后来发现，他指的是大约半里外的京城，皇帝已经在御前会议上决定，必须把我运走。我回答了几句，可是没有用处，我用松着的那只手做了个手势，把左手放在右手上（从钦差大臣的头上掠过，怕伤着他或他的随从），然后又摸了下我的头和身体，表示我希望获得自由。似乎他很能领会我的意思，因为他不赞成地摇了摇头，握着他的手做出姿势，表示我必须被当做囚犯运到京城。但是，他做出了其他手势让我

明白，我应该已经吃饱喝足，对我的款待非常隆重了。这时我再次想到要奋力打破束缚，但又感觉到脸上、手上的箭伤还在作痛，而且都起了泡，有许多箭头仍扎在肉里，而且我发现“敌人”的数量又增多了，我示意让他们知道，他们愿意怎么摆布我就怎么摆布我吧。这个“赫果”及其随从这才谦恭有礼地、高高兴兴地退了下去。不久，我听到人们的齐呼，连连重复着“派浦隆·瑟兰”，我觉得有很多人在我左侧把绳索松开了一些，让我能够转身向右，解小便让自己舒服一下。我尿了很多，这些人大为震惊，他们从我的动作上推测出我要干什么，就马上向两边闪开，躲避从我身上泻下的那股又响又猛的激流。但在此之前，他们把一种气味宜人的油膏涂抹在我的脸和双手上，几分钟内，我身上的箭伤就不痛了。这些，加上他们富于营养的饮食，使我恢复了精力，不觉沉沉睡去。后来有人向我证实，我睡了大约有八个小时；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奉皇帝御旨，御医们在酒桶里掺了安眠的药水。

似乎在我登陆后被发现睡在地上伊始，皇帝就得到了快使的通报，在宫廷会议上便决定把我像我上面叙述的那样捆绑起来（那是在我夜里睡着的时候干的），并送给我大量的肉和酒，同时还准备了一台机器来把我运回京城。

这个措施也许显得大胆而危险，我相信在类似的情况下，欧洲的任何国王都不会如此效法；然而，依我来看，它极其谨慎，也极其大方。假设这些小人想趁我睡熟时用他们的箭和矛杀死我，最初的疼痛肯定会把我惊醒，肯定会激发起我的愤怒和力量，我会挣脱捆绑我的绳索，这样，他们根本不能抵挡，只能企望命运的怜悯了。

这些小人是最杰出的数学家，机械学也在皇帝的鼓励和支持下达到了非常完美的成就，皇帝以崇尚学术闻名。他有好几架带轮子的机器，用来载运木材和其他沉重的物品。他经常在出产良材的树林里建造巨型战舰，舰身长达九英尺，然后用这些机器把战舰拉到三四百码外的海里。这次，有五百名木匠和工程师马上开始制造他们有史以来最大的机器。它是一个离地三英寸高的木架，大约七英尺长四英尺宽，

安放在二十二个轮子上。我听到的欢呼就是这架机器运到了，似乎是在我登陆后四小时开始动工的。它被拖到与我所躺之处平行的地方。但是首要的困难是如何把我举起来，放到机器上。为此，他们竖起了八十根杆子，每根有一英尺长，上面有带钩子的我们平时捆东西用的那样粗而结实的绳子，工匠们用绷带缠住我的脖子、双手、身体和双腿，然后用钩子钩住绷带。九百名壮汉利用固定在杆子顶端的滑轮拉动这些绳索，于是，不到三个小时，我就被升到空中，吊到机器上，被捆得紧紧的。这一切都是后来别人告诉我的，因为在整个操作过程中，我一直在昏昏大睡，是掺在我酒里的安眠药水发挥了魔力。皇帝的一千五百匹骏马，每匹大约有四英寸半高，一齐把我拉向半里外的京城。

我们开始旅程大约四小时后，一个非常荒谬的意外让我醒来。车子坏了，中途停下修理了一会儿，这时，有两三个年轻小伙子好奇地想看我睡觉的样子，他们就爬上机器，蹑手蹑脚地前进到我的脸上，其中一个卫队军官把他的短矛的尖深深捅进了我的左鼻孔，像稻草一样搔我的鼻子，让我打了个响亮的喷嚏。这以后他们就偷偷溜走了，过了三周，我才明白为什么我那时会突然醒来。那天的剩余时间，我们作了漫长的行军，天黑时休息，我的两侧分列有五百名卫士，一半举着火把，一半带着弓箭，如果我挣扎，就随时准备向我射击。第二天日出时分我们继续行军，中午时抵达了离城门两百码的地方。皇帝及满朝文武，都出来迎接我；但是他的大臣们坚决不让陛下冒险登上我的身体。

车子所停之处屹立着一座古庙，是整个王国里最大的。几年以前这庙里发生了一件残忍的谋杀，用当地人虔诚的眼光来看，寺庙已经被玷污了，因此，古庙被派做了普通用场，所有的装饰和用品都被撤走了。我就被安排住在这个建筑里。朝北的大门约四英尺高，两英尺宽，我可以不费力地爬进去。大门两侧各有一个离地不足六英寸的小窗，从左边的窗户里，皇帝的铁匠穿进去九十一根链子，很像欧洲妇女挂在表上的那种，大小几乎也一样，这些链子用三十六把锁锁在我

左腿上。正对着古庙，在大林荫道对面二十英尺处，有一座至少五英尺高的尖塔。皇帝率领着朝中重臣登临尖塔，以便一睹我的尊容，正如我被告知的，我看不见他们。据说有十万以上的人也出城来看我，尽管有卫队保护着我，我相信也有不少于一万人，数次从梯子爬上我的身体。可是不久就发布了禁止此种行为的布告，违者一律处死。工匠们发现我不可能挣脱，就砍断了捆绑我的所有绳索。于是我站了起来，一生中还没有这样沮丧过。人们看到我站起来走动，那种惊讶和喧闹，难以描绘。拴住我左腿的链子大约有两码长，不仅让我可以自由地在一个半圆内前后走动，而且，因为我被拴在距离大门四英寸的范围内，我可以爬进庙里，伸直身子躺在里面。

第二章

利立浦特皇帝由几名贵族陪同来看在押的作者。对皇帝的仪容及习惯的描述。学者奉命教授作者本地语言。他温顺的性格使他赢得了帮助。他的衣袋受到搜查，佩剑和手枪被没收。

当我的双脚落到地面，我四面环顾，必须承认，我从来没有见过比这里更美的景色。整个国家就像连绵无尽的花园，圈起来的田地普遍都有四十英尺见方，就像许许多多的花床。这些田地中杂生着树林，树林占地有八平方英尺，据我判断，最高的树木为七英尺。我看了一下左边的城市，宛如剧院布景中画的一样。

这时皇帝已经从塔上下来，骑马向我走来，这几乎让他倒霉。因为那马虽然久经训练，但完全不习惯这样的场面，它觉得我就像一座山在前面晃动，惊得前蹄悬空直立起来。幸亏皇帝陛下是个出色的骑手，他稳坐雕鞍，直到他的随从们奔过来抓住了马缰，让他得以从马上下来。下马后，他带着极为赞赏的神情在我周围转了一圈，但始终保持链子够不着的地方。他命令准备就绪的厨师和管家给我供应酒菜，用一种轮车推着，送到我能够得着的地方。我抓起这些轮车，很快把它们一扫而光；二十辆小车上装着肉，十辆装着酒。每辆车上的肉够我吃上两三口的，我把十辆车上用土罐盛着的酒倒在一起，一口把它喝干了。其余的我也是这样吃的。皇后、年轻的王子和公主，由

许多贵妇陪同，远远地坐在他们的轿子里向我一望。但是由于皇帝坐骑出了意外，他们就都下了轿子，聚拢在他身边。我现在要描绘一下皇帝的仪容。他比所有的臣民都高出大约有我的一指甲盖，单是这就足以让人敬畏。

他的身材强壮结实，有着奥地利人的嘴唇和隆起的鼻子，他的皮肤是橄榄色的。他的面容端庄，四肢匀称，举止优雅，威风凛凛。他已经度过了青年时代，现年二十八岁零九个月，他统治国家已经有七个年头，国运昌隆，一般而言是所向无敌的。为了方便地看到他，我侧身躺下，让我的脸对着他的脸，他站在三码开外。后来，我有很多次把他放在我的手里，所以我对他的描写是不会错的。他的衣着非常朴素，式样介于亚洲式和欧洲式之间。他的头上戴了一顶轻盈的金盔，装饰着宝石，顶上有一根翎毛。他手里握着出鞘的剑，以防万一我挣脱锁链，好用来防卫。剑身大约有三英寸长，剑柄和剑鞘都是金的，镶满了宝石。他的嗓音很尖，但是非常清晰优美，我就是站起来也能听得很清楚。贵妇和大臣们也穿得十分华丽，他们站在一起的时候，看上去就像铺在地上的一条衬裙，上面绣满了金色银色的人物。威严的皇帝时常和我讲话，我也作出回答，但我们都无法听懂对方的只言片语。在场的还有他的几名牧师和律师（我从他们的装束上推测），奉命和我讲话，而我用所有我稍微懂得一些的语言回答他们，有高地荷兰语和低地荷兰语、拉丁语、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和佛兰卡语，但是都没有作用。大约两小时后，宫廷的人才全都离去，留下一支强大的卫队来保护我，以防范抱有恶意的鲁莽的乱民，他们非常不耐烦地拥挤在我的周围，大着胆子尽可能地靠近我，在我坐在门前地上的时候，有些人竟敢用箭射我，有一支几乎射中了我的左眼。卫队指挥官下令逮捕了六个领头闹事的，把他们交到我的手里，以为这是最合适不过的惩罚了，几名士兵遵命行事，用矛杆把他们推到我能够得着的地方。我把他们抓在右手里，把其中五个放在外衣口袋里，至于剩下来的这第六个，我张口作势要把他活吞了。这可怜的东西恐惧地挣扎着，指挥官和他的士兵都非常痛苦，尤其是看到我拿出了小刀，但

是我很快平息了他们的恐惧。因为我看起来很温和，用小刀很快割断了绑缚他的绳索，把他轻轻放到地上，他马上跑走了。我以同样的方式处理了其他五个，把他们一个一个从口袋里拿出来，我看到士兵和民众对我的这种仁慈举动非常的感激，由此朝廷也接到了许多对我有利的报告。

夜幕降临的时候，我费了很大劲才爬进我的房子里，躺在地上，这种情况持续了大约两个星期。这期间，皇帝下令为我准备一张床。六百张普通大小的床用马车运来了，在我的房子里拼装起来。一百五十张床缝在一起，做成长度和宽度适度的床。剩下的床也这样缝起来，一共叠成四层。但我睡在上面也和睡在光滑的石头地上无异。他们还根据这个尺寸给我准备了床单、毯子和被子，对于我这样长期以来忍受艰苦的人也算过得去了。

随着我到来的消息在全国扩散开来，大批的富人、闲人和好奇的人纷纷赶来看我，以致村庄几乎走空了，如果不是皇帝陛下下旨，发表公告制止这种骚乱，必须从事的耕作和家务也会被严重荒废。他要求那些已经见过我的人必须回家，没有宫廷的许可不许走近距离我房子五十码之内。大臣们却因此获得了相当可观的税款。

与此同时，皇帝频繁召开会议，商讨应该对我采取何种举措。后来，一个参与过这种机密会议的特别朋友（一名高官）向我证实，朝廷对怎么处理我感到困难重重。他们害怕我挣脱锁链，我的伙食耗资巨大，会引起饥荒。有时他们决定让我挨饿，或是用毒箭射我的脸和双手，这样会快些把我杀死。但他们又考虑，这么巨大的尸体腐烂发臭会在京城引发瘟疫，也许还会蔓延全境。就在会议进行当中，几名军官来到大会议厅门前，其中两名被传唤进来，他们讲述了我是如何对待上面提到的六个罪犯的，我的行为给皇帝及其大臣们留下了良好印象，于是他们发布了一项命令，责成离京城九百码以内的所有村庄，每天早晨进贡六头牛，四十只羊，以及其他我所需要的供给。此外还要供应数量相当的面包、酒和其他饮料。一切费用由皇帝的国库支付。因为皇帝基本靠自己领地上的收入生活，很少向臣民收税，除非重大

场合。但一旦发生战争，臣民必须随其出征，费用自理。皇帝还派了六百人做我的仆人，发给他们生活费，在我的大门两侧建了许多帐篷供他们居住。此外，还命令三百名裁缝按照本国的式样给我裁制了衣服，六个最有名望的大学者负责教授我他们的语言。最后，还安排皇帝的御马、大臣的马和卫队的坐骑经常在我面前操练，让马匹习惯我的存在。所有命令都得到了认真执行，大约三周后我的语言能力得到了长足的进步。这段时间里，荣幸的是皇帝经常来看我，并且很愿意帮助他的学者们教导我。我们已经开始能交谈一些了，我最早学会的话是请求他给我自由，我每天都跪在地上重复这句话。他的回答，照我的理解，是这件事必须有个过程，没有议会的许可是绝对不行的，而且我首先必须“卢莫斯·科尔敏·派索·德斯玛·隆·安坡索”。也就是发誓与他和他的王国和平共处。不过，他们会好好对待我的，他还建议我用我的耐心和慎重来博取他和他的臣民的好感。他要求我不要介意，如果他命令合适的军官来搜查我；因为也许我会携带有若干武器，如果它们和我这么巨大的身体相称，那一定是危险的东西。我说，我会让他满意的，因为我已经准备好剥光我自己，在他面前把我的口袋翻出来给他看。这些意思我是半用语言，半用手势传达的。他回答说，根据王国的法律，我必须接受他的两名军官的搜查，他知道没有我的允许和帮助，这任务是无法完成的。他对我的慷慨大度和正直品格印象良好，所以才把两位军官的安全托付给我。他们从我这里拿走的一切在我离开王国时一定会归还给我，或者按照我设定的价格予以赔偿。我把两名军官放在我手上，先把他们放在我的外套口袋里，然后再逐个放入我其他的衣袋里，除了两个表袋和一个我不想让人搜的秘密口袋，我在里面放了点只对我有用的东西。在我的一个表袋里有一只银表，另一个里有一小袋金子。这些绅士带了墨水、纸和笔，对他们看见的每个角落都做了仔细的搜查。当他们搜查完毕，就让我把他们放下来，把记录呈给了皇帝。这份清单我后来逐字逐句译成了英文。

最初，在巨人山（我这么翻译“昆布斯·弗莱斯纯”这个词）外套的右口袋里，经过严格的搜查，我们只发现了一块巨大的粗布，大得可

以做陛下皇宫大殿的地毯了。在外套的左边袋里我们看见了一只巨大的银箱子，带有一个银盖子，我们没办法把盖子打开。于是我们要求巨人把它打开，我们中的一个跳了进去，里面的灰尘一直没到了小腿，灰尘还直扑到我们脸上，让我们连连地打喷嚏。在他背心的右口袋里我们发现了一大捆又白又薄的东西，一张张叠在一起，大约有一个人那么大小，用结实的缆绳系着，上面有黑色的图形，我们猜测是他的文字，每个字母几乎有我们手掌一半大。在左边的口袋里有一种机器，其背后伸出二十根杆子，类似于陛下宫殿前的柱子；我们推测是巨人山用来梳头的，我们没有老是用问题来麻烦他，因为我们发现很难让他明白我们的意思。在他的中罩衣（我是这样翻译“兰弗罗”这个词的，他们用它来指我的马裤）的右边袋里，我们看见一个中空的铁柱子，大约一人来高，固定在一块结实的木头上，木头比铁柱子要大；柱子的一端伸出一些巨大的铁片，雕刻成奇怪的图形，我们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在左边袋里，有一个同样的机器。在右侧的小口袋里，是几片圆扁的黄色和红色金属板，大小不一；有的是白的，似乎是银子的，又大又沉，我的伙伴和我几乎都抬不起来。左边袋里是两根形状很不规则的黑柱子，我们站在他口袋的底上时，不费力是无法摸到它们的顶的。一根黑柱子有盖，似乎是一体的，另一根的顶上却有个白色的圆东西，大约有我们脑袋的两倍大。这两根柱子上都镶着一块巨大的钢板，我们以为它们可能是什么危险的机器，就命令他拿出来给我们看。他把它们从盒子里拿出来，告诉我们，在他的国家，他用一个刮胡子，用另一个切肉。有两个口袋我们没办法进去，他称之为表袋，那是在他的中罩衣上切出的两个裂缝，但被他的肚子紧紧地压着。从右表袋里垂下来一条粗大的银链子。顶端系着一个奇妙的机器。我们让他把链子系着的东西拿出来，那东西是圆球形的，一面是银的，另一面是某种透明的物质。透明的一面能看见转圈画着一些奇怪的数字，我们以为可以触摸到它们，但发觉我们的手指被那层透明物挡住了。他把这机器放在我们耳朵上，它发出水磨一般不间断的喧闹声。我们推测它是某种不知名的动物，或者是他所崇拜的上帝。但我们更倾向

于后一种看法，因为他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没会错意的话，因为他的表达非常的不完整），他几乎做什么事都向它请教，他把它称为他的神谕，还说它为他生活中的每一个行动指明了时间。他从左边的表袋里拿出一张网，大得几乎可以当做渔网了，但是设计得能够像钱包一样开合，那也真的就是钱包。我们在里面发现了几片巨大的黄金属，如果它们是真金的话，那价值可就大了。

谨遵陛下的指示，我们把他的每一个口袋都仔细搜查了一遍，我们看到他的腰上有一条巨兽皮做的腰带，腰带左边挂着一把有六个人长的刀，右边，有一个分成两格的皮囊，一个格里装得下陛下的三个臣民。其中一个格里有一些笨重的金属球，有我们脑袋那么大，需要有把好力气才能举得起来；另一个格里装着一堆黑色颗粒，不太大也不太重，我们双手可以捧起来五十个。

这是我们在巨人山上搜查的详细情况报告。他对我们十分礼貌，对陛下的命令表现出了应有的尊重。

陛下登基第八十九月初四日

克莱弗伦·弗瑞洛克

马尔斯·弗瑞洛克（签字盖章）

当这份清单向皇帝陛下读过以后，他虽然措辞婉转，但还是命令我交出这些东西。他首先要我交出腰刀，我就把刀连同刀鞘一起解了下来。与此同时，他命令他贴身的最精锐的三千士兵远远地包围住我，张弓搭箭准备射击。但是我没有注意到，因为我的眼睛全盯在皇帝身上。然后他要我抽出腰刀，尽管刀身被海水侵蚀已经部分生锈，但大部分还是格外明亮耀眼。我把刀拔出来，立刻，大小三军马上惊恐得大声齐呼；因为阳光明媚清澈，我把刀在手中前后舞动时，太阳的反光让他们头晕目眩。皇帝气概非凡，没有像我预想的那样畏惧。他命令我把刀收回鞘中，尽可能轻轻地把它放在地上，距离我的链子末端大约六英尺。接下来他命令我拿出中空的铁柱子，他指的其实是我的手枪。我把枪拔出来，在他的要求下尽可能地向他解释枪的用途。我填上火药，我的皮囊密封得好，火药在海中没有受潮（谨慎的航海家

都特别小心，以防止这种不便的事情发生），我先是提醒皇帝不要害怕，然后向空中放了一枪。人们的震惊比看到我腰刀时更为厉害。有几百人倒了下去，仿佛被震死了；甚至皇帝本人，尽管仍站在地上，有片刻也不能恢复镇定。和腰刀一样，我将两把手枪都交了出来，然后是我的火药袋和子弹。我请求他们不要让火药靠近火，警告他们一点火花就能使之引燃，那样整个王宫都会被炸上天。此外，我还交出了我的表，皇帝对它非常的好奇，命令他手下最高大的两个卫士用担子把表扛在肩上，和英国的挑夫挑着啤酒桶一样。他吃惊于表所发出的持续的喧闹声，以及分针的旋转，他可以轻松地分辨出来，因为他们的视力比我们敏锐多了。他向他身边的博学之士询问是怎么回事儿，学者们的回答各种各样大相径庭，不用我重复，读者就能想象得出。但是他们的说法我真的理解不了。然后我交出了我的银币和铜币，我的钱包，连同九个大金币和一些小金币。我的小刀和刮胡刀，梳子和银鼻烟壶，手帕和日记本。我的腰刀、手枪和火药袋被用马车运进了皇帝的仓库，其他的東西还给了我。

我上面说过，我有个秘密的口袋逃过了他们的搜查，里面是一副眼镜（我的视力不好，有时需要戴眼镜），一个袖珍望远镜，和其他几件常用的小东西。这些东西对皇帝是无关紧要的，我不认为有交出来的必要，而且我担心一旦交出来，它们会被搞丢或弄脏。

第三章

作者以非同寻常的方式给皇帝及其男女贵族解闷儿。对利立浦特宫廷各种娱乐方式的描绘。作者接受了某些条件才获得了自由。

我的温和与善良行为赢得了皇帝及朝廷的好感，也确实给军队和普通民众留下了良好印象，我开始以为有望在短期内获得自由。我采取了所有可能的办法利用人们对我的好感。当地人逐渐不再害怕我了。我有时会躺下，让五六个小人在我手上跳舞。最后，男孩子女孩子也敢靠近我，在我的头发里捉迷藏玩了。现在，我在听、说他们的语言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皇帝有一天突发奇想，用本国的几种娱乐表演来款待我，其精妙和壮丽超过了我所知道的所有国家。我最喜欢

看的是绳上舞蹈，是在一根纤细的白绳子上表演，绳子约两英尺长，离地十二英寸。在此我要请求读者保持耐心，让我来稍微讲得详细一点。

参加这项娱乐的仅仅是那些高官职位的候选人或者想获得皇帝宠幸的人。他们从小就受训学习这种艺术，无论是否是贵族出身，是否受过高等教育。每当有高官职位空缺出来，无论是以前的官员死亡还是被贬黜（这事经常发生），就会有五六个这样的候选人向皇帝请求，用绳上舞蹈来愉悦陛下和群臣，谁跳得最高并且没有跌下来，谁就能获得这个职位。大臣们往往也奉命显示自己的技巧，好让皇帝相信他们没有丧失本领。财政大臣弗林纳普在拉直的绳子上跳舞，跳得比全王国所有的大臣都高至少一英寸。我曾目睹他在固定在绳上的木盘子里翻过好几个跟头，那绳子还没有英国普通的包装绳粗。如果我的观点不偏颇的话，我的朋友内务大臣瑞德雷萨尔是仅次于财政大臣的。其余高官的本领也不相上下。

这些娱乐往往也会发生严重的意外，过去有许多不幸事件的记载。我自己见过两三个候选人跌断了胳膊和腿。但是大臣们奉命表演的时候，危险就要更大一些，因为他们要努力表现以超过同僚，他们过分炫耀，几乎很少有不失手的，有的甚至跌落过两三次。我听说在我到来的一两年前，弗林纳普险些跌断了脖子。幸亏皇帝的坐垫恰好摆在地上，减轻了他下跌的冲力，才没有丧命。

此外，还有另一项类似的娱乐，仅仅是在特别重大的场合，在皇帝、皇后和首相面前表演。皇帝将三根六英寸长的精美丝线置于桌上。一根是蓝色的，一根是红色的，一根是绿色的。这些丝线是给皇帝有意予以特别宠幸的人准备的奖赏。仪式在皇宫的大殿上举行，候选人都要在这里比试非常不同于以前的技艺，至少我在新、旧大陆的各个国家还没见过类似的东西。皇帝手里握一根棍子，两端与地齐平，而候选人们则一个接一个跑上来，根据棍子是抬高还是压低，他们有时越过棍子，有时在棍子下面来回爬上好几次。有时皇帝握着棍子的一头，他的首相握着另一头，有时是首相自己单独握着棍子。谁表演得